

琴台客聚

一條微信，說她正在寫有關香港《海洋文藝》研究論文。可惜有關資料十分匱乏，求助於我。

香港的圖書館所存香港的文史資料一直不周全，作為編者，因為搬家，也僅備存的一套《海洋文藝》弄丟了。

之前我也想寫一篇相關文章，可惜找了不少圖書館都不得要領。

後來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找到的，卻是缺本。

對於這位熱誠的學者，我只好表示歉疚！

過去我一直呼籲建立「香港文學館」，搶救香港作家、香港雜誌、報章文學園地、作家手跡、版本研究等資料，可惜當政者一直予以漠視。反而內地和海外的學者十分重視。

提起《海洋文藝》，竟然有點悲欣交集。

我到《海洋文藝》當編輯，是有點偶然的。

因為之前我在一家畫報——《風光畫報》（《中國旅遊》的前身）當編輯兼督印人。

有一天，三聯、中華、商務管理處（聯合出版集團的前身）主任藍真先生找我，表示要我把《風光畫報》調到《海洋文藝》工作，並表示《海洋文藝》主編吳其敏先生年事已高，還提到接班人的事。

我聽罷有點誠惶誠恐地答應了。這大抵是1976年的事吧。《海洋文藝》主編吳其敏先生是資深文化人、作家。

也說《海洋文藝》

泉州華僑大學一位學者給我傳來一份《當代文藝》，爾後才多了一份《八方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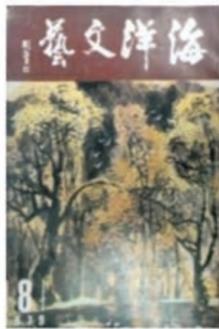
入到《海洋文藝》後，才知道人事編制是很簡單的，只有兩個人。

主編是吳其敏，負責約稿、審稿、定稿，每期還寫一篇「編輯人語」，另有一個助編。如此而已。

我進了《海洋文藝》後，身份顯得有點尷尬——編輯部彷彿多出一個人來，很有點「妾身未明」況味！

吳其敏先生對我說，不如由我來編一套《海洋文藝》叢書，把曾經在《海洋文藝》發表過的文章彙編成單行本。

結果我在《海洋文藝》陸續編了15部《海洋文藝》叢書，尋常我還要協助雜誌組稿和兼點職務，如校對、管理辦公室等等。



《海洋文藝》四個字，是畫家劉海粟題的。

作者供圖

爽姐私語

飛姐何賽飛，從越劇花旦到今日的電視劇辣媽，這位國家一級演員一直熱愛越劇，那是她從小醉心的表演藝術，就算拍了電影電視，她都不忘對越劇的鍾愛和支持。她曾參演的電影電視包括《紅樓夢》、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、《大宅門》、《風月》、《刀客家族的女人》等等都表現出色。

一杯清茶寫逍遙

飛姐何賽飛，從越劇花旦到今日的電視劇辣媽，這位國家一級演員一直熱愛越劇，那是她從小醉心的表演藝術，就算拍了電影電視，她都不忘對越劇的鍾愛和支持。她曾參演的電影電視包括《紅樓夢》、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、《大宅門》、《風月》、《刀客家族的女人》等等都表現出色。

飛姐何賽飛，從越劇花旦到今日的電視劇辣媽，這位國家一級演員一直熱愛越劇，那是她從小醉心的表演藝術，就算拍了電影電視，她都不忘對越劇的鍾愛和支持。她曾參演的電影電視包括《紅樓夢》、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、《大宅門》、《風月》、《刀客家族的女人》等等都表現出色。



何賽飛的藝術素養甚高！

作者供圖

路地觀察

復課一陣子，家長們開始談起各地的教育制度及中、大學上課情況。以西方國家為例，加拿大、美國、英國、澳洲都是熱門的留學之地。英美的大學在對抗疫情都不算處理得再好，但仍分階段再准許學生入境讀書。澳洲因封關問題，令學生久久不能回歸校園，家長都覺得學費如付諸流水，畢竟網課效能相差很遠。從疫情來看，本來可以互相比較到之後報名的趨勢，畢竟大家覺得疫情仍會斷斷續續持續下去，所以都會傾向找抗疫和入境情況相對穩定的國家升學。但面對新一浪的移民潮，情況又有變。

各師各法

真假已難分，不少是移民顧問教授方法，有多少是真有其人的經歷，可說真假難辨。唯一可以清楚的是，教育已成為移民的踏腳石。

早前PISA（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）排名出爐，閱讀能力頭4位是中國內地、新加坡、澳門、中國香港，加拿大和芬蘭分別排第6位和第7位。我們亞洲的催谷度來說，加拿大和芬蘭的成績非常好。太太曾在加拿大讀書數年，回想中、小學學過的種種，她說對加拿大的教學方法很深刻，英文讓你放任意地寫，科學讓你自己做企劃來加深印象，全都是快樂的學習回憶，且真的印象鮮明。相比起催谷的內容，反不太願意憶起。

面對不同地方的教學方法，有很多不同資料可以參考，每個香港人追求的東西也不同。在選擇時一定要多問有經驗之人。留在香港的，也不妨多看看他們的教法，可以用以輔助香港的課程。



大地遊走

坐在蘭州的黃河邊喝過「塔吉茶」，鑽進了蘭州小麵店和高鐵工人們共享美味蘭州牛肉麵，我心滿意足了，接着要出發到黃河行的下一站——銀川，那是寧夏自治區的省會。

蘭州到銀川距離440公里，飛機航程1小時，但我有點害怕在機場折騰，我想高鐵是最好的選擇。440公里距離，坐高鐵大概2小時，想起高鐵站明亮寬敞的大堂，高鐵車廂裏輕鬆舒適的感覺，我巴不得現在就登上高鐵去。

上網找遍了，沒有蘭州到銀川的高鐵時刻表，「為什麼？」我心裏一萬個問號！「蘭州到銀川沒有高鐵。」「兩個城市都是省會，怎麼會沒有高鐵？」「銀川沒有高鐵可到。」原來，全國只有兩個省會城市沒有高鐵，那就是西藏藏族自治區的拉薩，和寧夏自治區的銀川。

銀川市面積近7,000平方公里，人口222萬，少數民族人口佔四分之一；沒有高鐵的省會，我的心緊緊揪住了……我知道，高鐵對一個地方的發展太重要。「別擔心，蘭州到銀川的高鐵正在建造，預計2022年通車。」「那就太好了！」蘭州旅館服務員的話讓我如釋重負，心頭大石放下了。

那我現在怎樣從蘭州到銀川呢？我查過了，坐火車車程9小時，坐大巴車程7小時；坐大巴勞累多了，但為嘗嘗坐大巴穿州過省的滋味，我到蘭州市長途巴士站，買了一張到銀川的車票。蘭州長途巴士站有數十年歷史，往來的人絡繹不絕，站員忙著為旅客打點行李，忙個不樂乎。我也有點緊張，這畢竟是在完全陌生的大西北坐大巴穿州過省啊！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黃河篇黃河中上游銀川之一

坐好了，我跟旁邊的女大學生聊了一陣子，她竟主動替我繫上安全帶，讓我緊張的心頓感輕鬆。接着，一位乘警叔叔上車了，他檢查每一位乘客的安全帶，比空中服務員檢查得還要仔細。車徐徐開出了車站，半小時後停下來，警察姐姐上車了，她看我們的車票，也逐一檢查我們的安全帶。一小時後，另一位警察叔叔上車檢查，更囑咐大家沿路要繫好安全帶；全車乘客真的乖乖地對他說：「知道！」就像教室裏一群聽話的孩子。

警察的檢查和囑咐讓車上乘客知道：我們是有媽的孩子，我們是安全的，我們是有人疼愛的。蘭州到銀川的大巴每小時發一輛車，警察每輛車不忘檢查和叮嚀，這要費多少心力啊，但警察們做到了，也讓乘客安心了……這就是我在大地遊走的經歷，一個坐大巴穿州過省的經歷，這個安心和溫暖的經歷銘刻我心；但我知道，2年後，在大西北坐大巴穿州過省的人，擁有這種難忘經歷的人會大幅減少。

2022年，高鐵通往銀川了，我們可以選擇坐高鐵到銀川，銀川的發展也隨著高鐵的高速一日千里地往前奔跑，那時銀川人民的生活肯定會更美更甜，警察叔叔和警察姐姐也可以在休息室歇歇腳，談談天，喝杯香茶了！



穿州過省的省際大巴。

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袁星

村落周邊，起伏的嶺，高聳的山，兀立的峰。這樣的地方，野鴿、野兔、野雞及其它不知名的野生動物，野生昆蟲，野生植物，時常遇見。

麻雀，拔淨羽毛，核桃大小。附近村鎮裏，有極個別，在集市上買來捕鳥網，以吃肉為目的，大批量捕捉。也有的，是以賣錢為目的，一夜捉幾十上百隻。捕鳥網霸道，若遇上一群麻雀，特別是晚上，將網圍罩上去，幾乎就一網打盡了。我們村，沒有這麼速麻雀的，說喪良心。用彈弓打野鴿子和斑鳩的，卻有幾位。周邊人說：「斑鳩鴿子，一年十窩。」這兩種鳥，繁殖力強，對小麥、綠豆、穀子等糧食作物的破壞大，村裏人以各種方式捕捉牠們。鴿鴿和斑鳩，兩三個一盤，捉了爆炒入菜或燉湯，偷食糧食的傢伙就少了。保護了莊稼，選品嚐了野味，殺生就成了「正義」之舉。

野兔、野雞、獾狗子，對莊稼水果的破壞力更大。老家那邊，以果園為主，兼種一些地瓜、花生等。各種水果、莊稼，均在山嶺之中。因遠離村莊，無法時刻看護，常常是辛苦了一整年，待到莊稼、水果即將成熟，野兔、野雞、獾狗子們，就開始大肆搗亂。那些偏遠的花生地，被一兩隻野雞，幾天時間破壞乾淨。那些剛剛成熟的桃子，一兩隻獾狗子，幾夜就能啃食過半。剛剛站起的豆苗、剛剛結實的地瓜，遇上野兔「上門」，不久就一命嗚呼或折損慘重。這些野生動物，成了令鄉親們頭疼的破壞分子。一次次，想方設法驅趕牠們；一次次，那樣遭遇破壞。莊稼和水果，總是被隔三差五啃食。

獵槍被收繳後，很多年，村裏人對野兔、野雞、獾狗子恨得牙癢癢，但實在沒啥實用的招數。用藥毒殺的動物，只能扔掉，抓住也沒法做成菜餚。用強光燈照射，再讓幾隻狗去捕捉，被狗咬傷、咬死捉住，又怕不乾淨。最近幾年，村裏人想到了一個好辦法，用鐵絲套子套或用鐵夾子夾。這樣捉到的動物，既沒有毒，也不會有因被狗咬過可能感染上狂犬病的疑慮。每捉一隻，就多保護一些莊稼水果，還多了一餐野味。

很多年了，大多數村裏人一直這麼幹着。野

放「野味」歸

兔、野雞、獾狗子、斑鳩、野雞，有機會捉就不會放過。不過，經常捉野兔的幾個「高手」，也是有其不成文的「道」的。捉野兔有個原則，春夏秋三季不捉，過年前後那幾天也不捉。用他們的話說，春夏秋三季，野兔們正在繁殖或哺育後代，捕殺一隻大的可能就是殺死一窩，太殘忍，不能捉。過年前後，人們過年了，野兔也得過個年吧，也不能捉。

冬季，寒風刺骨，山上一片荒蕪。小叔說拾到兩隻野兔，讓我去拿。周末休班，我就約上鐵哥們一道。他是個捉野兔的高手，認識野兔的「免路」，捉野兔，往往事半功倍。用鐵絲套套野兔的方法，我見識過，學不來。那種方法，必須得認識免路，沒有經驗，不識免路的人，根本就套不到。但用鐵夾子夾野兔，對經驗的要求就少多了。只要會放鐵夾子，大不了多放一些，瞎貓碰上死耗子，總是有機會的。

下過一場小雨的緣故，上山的土路有些濕滑，踩到黃泥上，還黏鞋。從山下到山頂，一路上見到不少野兔留下的爪印。我沒見過用鐵夾子夾野兔的，卻見過用鐵夾子夾老鼠的，感覺應該差不多吧！跟鐵哥們閒聊，表態說，在野兔留有爪印的地方，一周圍密布許多個鐵夾子，只要野兔再次經過，躲過第一個躲不過第二個，躲過第二個還有第三個、第四個、第五個一大串，一定能捉到。鐵哥們不贊成這種方法，倒不是不可行，而是這樣太浪費。鐵哥們說，一個山嶺上，可能就一兩隻野兔，有時幾處山嶺上才一隻野兔，怎麼保證牠們一定會在密布鐵夾子的地方出現？既然不能保證，把鐵夾子密布在一處，就沒有意義。

像個隨從，我跟着鐵哥們，一路走一路看他安放。十個鐵夾子，在鐵哥們的解說聲中逐個放到他認為最可行的地方。放鐵夾子，也是需要經驗的，最好是放在「免路」上。一處不能放太多，頂多放兩個，鐵哥們說。

放鐵夾子是個技術活，一不小心，手指頭就會夾夾夾。流血受傷是小事，弄不好，把手指頭夾斷都有可能。鐵哥們放鐵夾子時，我拍了些照片。那個拳頭大小的鐵夾子，是提前打開了的。固定好一端後，只要將那根兩厘米左右的直鐵絲稍微抵到小「托盤」上，再在上面掩上一淺層細

溫水煮青蛙

已退休的中國語文老師何Sir，當看到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出版2020中學文憑試的試題專輯，指其中中文科試題發現考生有多項問題，如錯別字甚多，簡單如「宗旨」就誤寫為「忠旨」，更有考生誤把蘇軾、歐陽修當作是李白和杜甫，而考生閱讀文言文的能力亦較弱，只重複文意或抄錄原文，甚至答非所問，也從考生的答題中明顯對詞義掌握是「半桶水」等等的成績表現時，不斷在搖頭嘆氣，彷彿被「雷劈」了般，臉色和內心皆「焦黑」！

為人師表數十年，何Sir對香港現時有部分年輕一代的學習心態偏離「正軌」，表示「心痛」，他語重心長地說：「讀書苦，不讀書只會更苦，不學無術，注定被時代淘汰。」對最近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（Gallup）發表去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數顯示，香港已由之前的首五位暴跌至八十多位，淪為「失序之地」，何Sir亦感慨萬千：「人生無法重來，錯過即一生，人是會逐漸老去，你能走多遠，就看你與誰同行；打砸燒破壞社會安寧的種種暴力，是拖垮了自己的家，得不償失，偏聽偏信歪論的，如『溫水煮青蛙』，最容易廢掉一個人，而沒有絲毫血性的，才華再強也只是做『畜生』的資本。」

何Sir續說，短的是歲月，長的是智慧，要珍惜！因為待人處世要心中有愛才有「度」，目中有人才有「路」，所以經常說現今年輕一代跟上一代有「代溝」，是反映出雙方都堅持着自己的一套思維，若能多些「易地而處」地思考問題，相信很多「人為」的事情都能「迎刃而解」的，皆因從容是一個人最好的自律，能做到忙時守心，閒時修心，才是人生更精彩之路。

何Sir續說，短的是歲月，長的是智慧，要珍惜！因為待人處世要心中有愛才有「度」，目中有人才有「路」，所以經常說現今年輕一代跟上一代有「代溝」，是反映出雙方都堅持着自己的一套思維，若能多些「易地而處」地思考問題，相信很多「人為」的事情都能「迎刃而解」的，皆因從容是一個人最好的自律，能做到忙時守心，閒時修心，才是人生更精彩之路。

鵬情萬里

趙鵬飛

「提桶者」是一個突然火起來的詞，指的是那些生於2000年之後的年輕打工者。沒有高學歷和一技之長，他們只能在流水線上做重複簡單枯燥的工作。這些辛勞並不能削弱年輕好玩的他們，對遊戲、美食、愛情的嚮往。於是，只要領到了可以短暫享受生活的工資，馬上拎起裝着換洗衣服和手機充電器的塑料提桶，辭職跑路。過了不久，手上的錢花完了，提着桶的他們，又會重新找一份可以餬口的工作，和一個暫時的寄身之所。

其實，提桶者並不是一個新發明的詞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內地改革開放，沿海地區的農田被大大小小的工廠取代，大面積崛起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急需勞動工人，數以億計的農民工，放下手中耕作的農活，直接走入流水線上，變身產業工人。他們是中國第一代提桶者。這個提桶裏裝着最低的生活需求，卻也承載着一個家庭的所有希望。

有人說，中國第一代提桶者，其實是那一代人中間的優秀群體。我深以為然。敢於在周圍人還觀望不前時，就勇敢地背起行囊拎着提桶，坐上火車，翻山越嶺，去追尋改變生活的夢想，這樣的人配得上優秀兩個字。雖然青春和氣力耗盡之後，他們當中的大部分，還是會重新回到久別的家，但，通過力氣和汗水，他們不僅顯著改善了家人的居住

提桶者和凡爾賽文學

條件和生活條件，也為子女們贏得了改變命運的教育資本。相較之下，外界對新生代提桶者的批評集中在一個問題上：吃苦耐勞的精神消褪，花錢享受的本事漸長。有糖水喝，誰願意吃苦。能悠閒地躺在空調房裏玩手机，誰願意在日頭下曝曬。

在全世界的道德範疇裏，不勞而獲都是被批判的。年輕一代提桶者只是不願想像父輩甚至是祖輩，不甘心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，都耽擱在重複枯燥又無聊的流水線上，即便是只有片刻的休閒，他們也希望是跟個人喜好同在。我欣賞這樣的提桶者。人生之短，世界之大，若不能盡心隨性，別人眼裏的成功不過是一場虛無縹緲的絢爛煙火。好看之外，於己無補。個人的纖毫感知，放在偌大的人類進程裏毫無意義可言，對於人生個體而言，確是貴重無比的獨特體驗。

多年之前我在東莞工作過幾年，也藉此走進過許多提桶者的生活空間。我看到上有老下有小的提桶者，為了擔起肩頭重責，節衣縮食埋頭苦幹，我也看到過為了能多掙幾塊錢，他們是如何壓縮個人需求，拚力掙扎在惡劣工作環境之中。有一個中年提桶者對我說，他今天多吃一份苦，就是為了他的下一代少受一份罪。

今日看來，新生代的提桶者少了忍耐，多了對個

人意願的堅持。何嘗不是另一種進步。

「凡爾賽文學」也是最近引起網絡狂歡的一個潮語。是指那些自身體質條件優越的人，故意用一種樸實無華的表述方式，以先抑後揚的語氣，在朋友圈或社交媒體上，炫耀自身高人一等的的生活方式。比如，「他總是給我買上萬元的包，說不想要我過得不如別人，可我真的覺得攀比是一件很沒意思的事。」再比如，「男友送了我一輛粉紅色的蘭博基尼，這顏色選得太直男了。哎，該怎麼跟他說我不喜歡這個顏色呢？」凡爾賽文學表達的內容可能並非都是真實現狀，但展露的情緒和野心無非是希望引起他人的羨慕和崇拜。畢竟，朋友圈下面長長的點讚和留言，才是支撐其膨脹虛榮心的有力表現。

「提桶者」和「凡爾賽文學」在同一階段雙雙走紅，看起來光怪陸離無關宏旨，實在是複雜人性兩極呈現時的一次無意相撞。牛走牛路，馬跑馬道，再風馬牛不相干，也逃脫不了同一地球不同追求者，在人間滄桑路上的殊途同歸吧。

■港島西區一棵白色的勒杜鵑映襯着清新的綠葉，在秋日午後的陽光下，姿影動人，像極了人生的一個側面。 作者供圖

